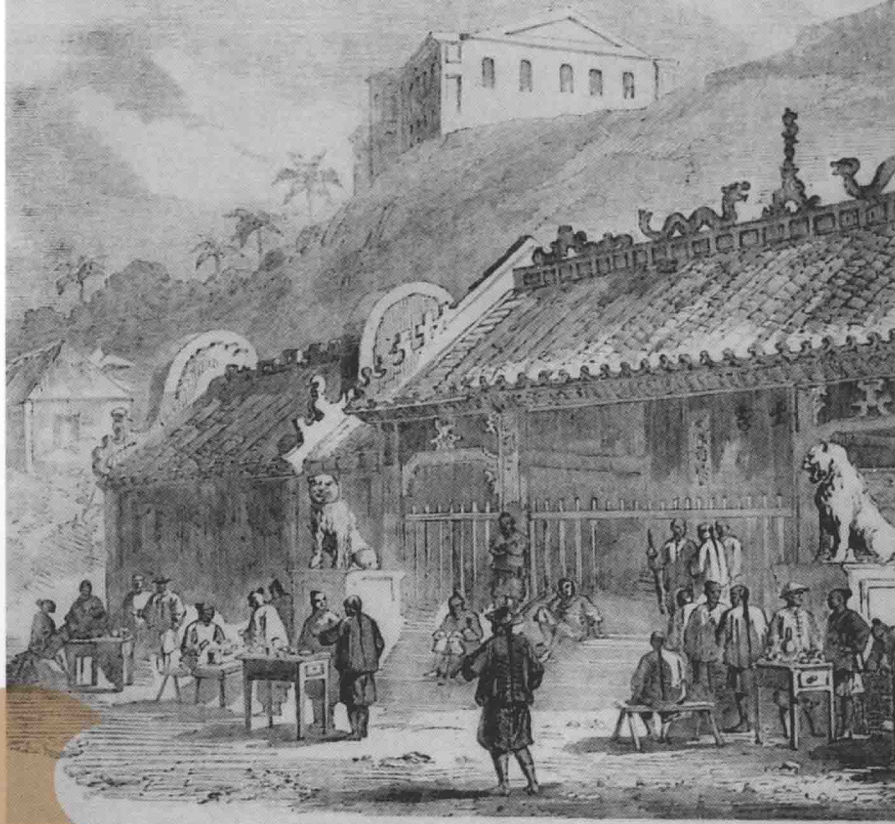




香岛沧桑录

◎ 叶灵凤

HONG
KONG

◎ 叶灵凤

香岛沧桑录



版权合同登记号:14-2012-505

本书由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仅限中国内地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岛沧桑录/叶灵凤著.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392-6493-6

I. ①香… II. ①叶… III. ①香港—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4911 号

书 名:香岛沧桑录
作 者:叶灵凤
出 版:江西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 编:330008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8.125
书 号:ISBN 978-7-5392-6493-6
定 价:26.00 元

赣版权登字-02-2012-27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叶灵凤香港史系列”出版说明

“凤兮，凤兮！”

叶灵凤先生较多引起当代读书人关注，大概是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三联书店出版其三大册《读书随笔》所引发。作为一名“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叶灵凤先生丰富过人的藏书、涉猎广博的读书兴趣、勤奋高产的写作、摇曳多姿的文笔，为喜欢书话的读者贡献了一份难得的盛宴，至今仍然让诸多读书人感觉齿颊留香、津津乐道。

其实叶灵凤先生亦是作家、画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其一生的文字功业，请读者诸君参见后面的“叶灵凤生平简介”。这里要顺便补充的，是我们对其评价的改变。

一九五七年《鲁迅全集·三闲集》中，《文坛的掌故》一文中注释道：“叶灵凤，当时虽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向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一九八一年新版《鲁迅全集》，已经改作：“叶灵凤，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

一切要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文学说起。在革命文学的时代潮流中，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行动、理论上以“左”姿态对鲁迅形成围攻之势。一九二八年五月，叶灵凤先生在自己主编的《戈壁》杂志第二期上，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鲁迅先生》，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次年，又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的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

三面到露台上去大便。”深受刺激的鲁迅先生，先是在《语丝》杂志发表的《革命咖啡店》一文中，说自己没有去过咖啡店这样的“理想的乐园”，“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红唇白，如潘汉年叶灵凤辈的，这才是天生的文豪。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嘴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唇红齿白”四个字，于是乎变成了叶灵凤辈最出名的代名词；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先生干脆将叶灵凤封为“新的流氓画家”。一九三四年四月，在致朋友魏猛克的私信中，鲁迅还说，叶灵凤自以为自己是中国的比亚兹莱，但因为“在上海混”，所以“染了流氓气”。虽然叶灵凤本人确乎在自己办的《幻洲》半月刊上宣扬过“新流氓主义”，但明显，鲁迅先生这里更多指叶灵凤的封面、插图等画作多模仿比亚兹莱等人的作品。至此，叶灵凤想高挂免战牌亦不可得矣。此后，当鲁迅先生被日益神圣化时，“齿红唇白”叶灵凤和“乏走狗”梁实秋等符码一样，成了被鲁迅骂过的人，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直至被无辜地冠以“汉奸文人”的帽子。

其实，叶灵凤先生不仅不是汉奸，他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宗兰《叶灵凤的后半生》一文（见《读书随笔》第一册），对此有详述。至于他带头和文化界朋友一起，将安葬在香港浅水湾的萧红骨灰迁回广州，更是广为人知的义举一桩。

除了早年的小说、随笔与画作，一九三八年起客居香港直至终老的叶灵凤先生，还是“香港学”的开拓者。有《香港方物志》、《张保仔的传说与真相》、《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录》、《香岛沧桑录》等传世。二〇一一年，中

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将其汇集,以“叶灵凤香港史系列”为名出版繁体字本。在香港早已回归祖国并得到快速发展的今天,读到“香港研究第一人”叶灵凤先生学术研究文化品格与爱国恋土情怀、知识性与可读性双美兼具的文字,尤其有一种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感受。

江西教育出版社此次推出的“叶灵凤香港史系列”,即以二〇一一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繁体字版为底本编辑而成。除了个别明显的文字讹误,文字与图片一仍其旧,未作改动。谨作此说明,以为出版牟言。

江西教育出版社

二〇一二年十月

叶灵凤生平简介

叶灵凤(1904-1975),原名叶蕴璞,江苏省南京人,幼时在镇江、昆山生活,后到上海念书。中学毕业后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攻读,经常随身带着画板四处写生;同时间开始写作,文章在报上发表,美专校长欣赏其写作,不收学费。

不久加入由郭沫若、郁达夫创办的“创造社”,与其他几位文学青年合称“小伙计”,出版《幻洲》、《戈壁》等刊物。叶灵凤写作、编辑之外,还兼负起美术设计之责。

叶灵凤酷爱版画和设计艺术。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出版社曾出版四册专书介绍西方版画艺术,其中英国版画家比亚兹莱一册由叶灵凤选编及作序。其余三册编撰者有鲁迅、柔石等。

当时西方文学界流行藏书票,叶灵凤为自己设计了一款含有凤凰图案的中国古典木刻藏书票,并与日本、英美等国的作家、藏书家交换,应为中国开展藏书票活动的第一人。七十年代叶氏在港病逝后,其历经战火迁徙仍保存的一批珍贵藏书票,连同其部分手稿捐献予北京的中国文学馆收藏。

一九三八年,抗战爆发,郭沫若、夏衍等进步文人南下创办《救亡日报》,叶灵凤亦随同到广州。不久广州亦沦陷,叶灵凤又到了香港,从此开始了长达将近四十年的客居生涯。

在香港，叶灵凤主要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继戴望舒北上之后主编《星岛日报》“星座”版，直至病逝，成了香港存在最长时间的文艺副刊；全盛时期，叶灵凤一天要写七八个报刊专栏，有散文、翻译和掌故等，其中以署名“霜崖”发表在《新晚报》上的“霜红室随笔”最为有名。

叶灵凤家中食指浩繁，有妻子赵克臻及子女八人，早期还有岳母同住，一家十一口，全靠他一人笔耕为生。当时并无传真机，各报有专人取稿。罗便臣道叶宅门前，每到下午截稿时间前，总有三两位报馆工友在“排队”等候取稿。

叶灵凤在港工作、生活期间的一个特点，是广交文化界各方面朋友，当时所谓“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叶灵凤的文章可以同时“左”、“右”派报纸发表。一些“左”、“右”派文人亦会在其家中碰面，谈文说艺，不涉其他。

五十年代，原葬在浅水湾头的东北女作家萧红，其墓地因发展需要面临被夷平，叶灵凤联同香港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陈君葆，向当时的香港政府申请迁葬，将因肺病孤独客死异乡的萧红骨灰送回内地，在广州银河公墓安葬。

叶灵凤在港居住大半辈子，已经将这个南方蕞尔小岛视作其第二故乡，而且以独到眼光对香港历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当时，对香港的历史、特别是一个半世纪前被英国殖民统治者侵占的经过，主要文字资料均为

英国文献；叶灵凤从英国书店订购大量英文书籍，结合中国史料，从两个方面对香港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写作了大量文章，包括香港“失落”的经过、著名的“海盗”张保仔事迹以至花鸟虫鱼等，开创了有关这方面研究写作的先河。后人称此一领域的研究为“香港学”，叶灵凤堪称是“香港学”筚路蓝缕的创始人。

在叶灵凤逝世后，其生前好友夏衍先生说，叶灵凤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有关香港历史掌故的工作。其有关著述为国家其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叶灵凤生前最重视的一套藏书是清嘉庆版的《新安县志》，香港历史依据尽在其中。叶灵凤逝世后，其家人遵其生前意愿，《新安县志》捐献内地，余逾万册藏书捐赠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叶灵凤著作甚丰，生前主要著作，小说集有《未完成的忏悔录》、《女娲氏的余孽》、《处女的梦》等；随笔有《天竹》、《白叶杂记》、《香港方物志》、《北窗读书录》、《能不忆江南》等；翻译有《新俄短篇小说集》、《九月的玫瑰》等。去世后，有关香港历史的文章被编为《香港的失落》、《香海浮沉录》与《香岛沧桑录》共三本；有关书话的文章则被编为《读书随笔》三册。



(上)叶灵凤(左)与戴望舒(中)、徐迟(右)在一起。摄于四十年代的香港。

(下)三十年代末初到香港时叶灵凤摄于书桌前。



(上)叶灵凤与刘
芑如（前右
一）、杨范如
（后右一）、黄
蒙田（后左
一）、严庆树
（后右四）等
文化界友人
郊游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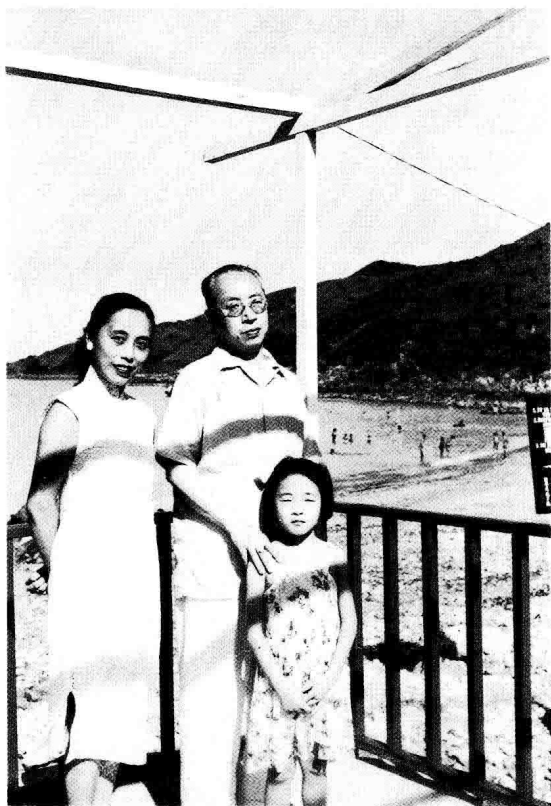
(下)叶灵凤夫妇
与京剧名家
赵燕侠合照。





(上)三十年代叶灵凤与夫人赵克臻合照。

(下)叶灵凤夫妇与儿女在罗便臣道家门外交照。



(上)叶灵凤夫妇与女儿在浅水湾游玩。

(下)《香岛沧桑录》一九八九年中华书局版封面。

刘智鹏导读

一国一地的历史,大概有两种人会感到兴趣:其一是长期在当地生活的居民;其二是游客。一九八九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叶灵凤的几种关于香港的杂文,显然是为了照顾第一类的读者。从这几本书出版的时间来看,当中似乎有点玄机。当时香港正处于从中英谈判到九七回归的中途,社会的热门话题仍然是方兴未艾的移民潮。对于不少香港人来说,要离开成长的地方,始终不是一个容易的抉择。中华书局推出叶灵凤的香港杂文,是否要香港市民先了解香港的种种事情,然后再决定去留?

无论如何,香港史肯定不是当年香港市民的热门读物,因为香港人都盘算着移民的计划。踏入二十一世纪,八十后新生代从香港社会大众的视界中冒起,凝聚成一股关心本土的动力,香港史的研究和探索于是渐渐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几年来,香港史的介绍和陈述经常在各种形式的媒体上展示;香港史的一些知识和片段,甚至正式纳入大中小学的课程之中。叶灵凤的《香岛沧桑录》重新排印出版,此其时矣!

叶灵凤素来被视为南来作家的代表人物。这说明了他的两种身份:第一,叶灵凤是外来人士,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第二,他的专业身份是作家。然而,从叶灵凤在香港的生活情况看来,上述两种身份描述都有修订的必要。叶灵凤于一九三八年来香港,一直居于此地直至去世,他在香港生活的年期比在内地更长,他的香港人身份比内地人身份更为明显。叶灵凤其实和战前战后来港的内地人并无差异,他们大多在香港安顿下来,成

为香港社会的骨干,叶灵凤就是其中的一名香港人。

叶灵凤的作家身份,也不能概括他的工作。叶灵凤当然是作家,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可是,他也是报纸编辑、旅行家、生物学家、历史家等。从文章内容看来,叶灵凤似乎更有兴趣探索文学创作以外的领域,包括历史、地理、生物、文化等。

本书是叶灵凤多年来发表的香港史文章的结集。按照以往的说法,书中的文章都是掌故。然而,只要细阅文章的布局,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所展现的史学风格。叶灵凤的文章字数不多,却参考了大量史料,并且经常在有限的空间里反复论证。这些文章已经超出了掌故的水平,进入了历史笔记的范围。

叶灵凤跑过不少地方做田野考察,这是史学家的份内事;其实他更喜欢史学家引经据典的做法。他在书中用上不少英文著述,包括 A.B.Lubbock, *The Opium Clippers*; A. R. Johnston, *Note on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E. J. Eitel, *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 Geoffrey R. Sayer, *Hong Kong: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John Luff, *Hong Kong Cavalcade*;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以及香港开埠时的期刊 *Canton Press*。中文用书方面,叶灵凤查阅过《大清一统志》、《新安县志》、《广东新

语》、《新会县志》、《崖山志》、《高州府志》、《元文类》、《元史》等基本史料。他又参考了现代学术成果,包括许地山的《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和丁又的《香港初期史话,1841-1907》。上述这一大堆书目,是叶灵凤史学工作的明证。

叶灵凤观察历史的时候,往往带有文人的敏锐触觉,可以从一般人忽视的现象中看出独特的历史意义。因此,他有时候也不免以文人的心思对待历史。他对英国人占领香港这段历史有相当强烈的反应,认为这是一件“煞风景”的事情,并且特别为此事写了一篇题为“大笪地的痛心史”的文章。事实上香港人生于斯长于斯,大多数人对割让香港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叶灵凤对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产生鲜活的共鸣,是南来文人从中华民族的大历史视野中对香港所表达的关怀。

叶灵凤的文章有掌故的可读性,又有史学的可信性,二者兼得,是难得一见的佳作。叶灵凤看过的资料今日仍然可以重检;但叶灵凤笔下的香港,不少景象早已消失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之中:例如“垃圾码头”、“七先令六便士山”、“闲话角”、“金夫人墓”等。不过,叶灵凤也有不少文章讨论到近年香港社会关注的课题,例如因为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的保育而为公众所注意的城隍庙。

本书的书名《香岛沧桑录》表达了叶灵凤对香港百年历史的一种感

觉。现在的香港人距离叶灵凤笔下的历史更远,细读本书之后,肯定另有一种沧桑的感觉。

(刘智鹏,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香港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屯门区议员、乡议局执行委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通志》主编。主要著作有《屯门风物志》、《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合著)、《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合著)、《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主编)、《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体回忆》等。)